

民族文化書院緣起

附組
及學織
規大網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88608

民族文化書院緣起

今後之中華民族，其甘於隨人俯仰，陵夷不知所極乎？抑奮然興起以保其四千餘年文化上獨立之地位乎？此吾族生死存亡之大問題。或者以爲其事將隨國際勢力而解決，而不知實視吾族心思才力所以集注者如何。兩千五百年前之中國，處封建制度之下，內而諸侯力爭，外而戎狄交侵，孔子生於其間，刪定古籍，以存古昔聖賢所垂之統緒；明君臣父子之分，以立政治上社會上之基礎；標德性學問兩大綱領，示人以格致誠正之方；蓋吾族文化之形成，其得力於孔子人格之昭示者至大，豈後之謗孔者所得否認者乎！秦、漢大一統之業，實爲孔子同文同軌理想之實現。漢儒收拾遺經於灰燼之餘，雖有功於存古，而思想上之活力，遠非春秋戰國之比。兩晉以降，五胡亂華，浮圖之教，漸拓漸廣，其在藝術上、思想上無不有外來元素之侵入，歷隋、唐以至趙宋，卒取佛教之教義而消化之，以演成新儒家之復活。中庸性道誠明之說，大學修齊治平格致誠正之論，遂成爲學術思想上之對象。此則宋、明學者繼孔、孟後以恢復吾族文化之獨立，而非「空譚心性」四字之評所得而抹煞者也。吾國文化之重書本而輕自然，尙虛文而缺實用，多靜而少動，自兩漢以來，早已伏此缺點，不得以此歸罪宋、明。幸賴諸夏夷狄之大防，與成仁取義之教訓，深入人心，故宋、明末葉，若文文山、陸秀夫輩，若顧亭林、王船山、黃梨洲輩，於胡塵充斥之際，抱定至死不屈之決心，以存天地之正氣；雖在今日，讀文山所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之語，一若四千年祖宗之英靈，臨

1613727

上海圖書館藏

之在上，責之在旁而不容後世子孫之徬徨審顧者，則儒家學說之無負於吾族，而有合於近世民族立國之大義，亦已明矣。凡此二千五百年間，其在形成時代，有孔、孟以立文化之基礎，經兩晉、南北朝衰落時代之後，有唐、宋之儒者，重建思想之系統，以恢復文化之主權。及乎宋、明末造，中原板蕩，讀書明理之儒，念念不忘胡人入主之恥；雖流離顛沛艱難險阻之中，猶勉力於復國之業，事雖不成，而民國成立之種子，於焉培植。嗚呼！自孔、孟以至明之末造，前哲所以維持其立國精神者如是，吾人今後所以遵行之塗轍，亦皎然可觀焉矣。

以上所云，乃謂吾族立國精神與其學術思想自有不可磨滅者在；然以之與歐洲現代文化相較，寧免相形見拙之譏；第一、就學術言之：歐人上自哲理，下至萬物，中爲人事，無一網一目，不加以研精覃思，其智識範圍之廣博，絕非吾國所及。彼於素不相識之文字，如埃及文，如梵文，能推尋其鍵鑰而通曉之。自萬物初生以至人類進化，彼等能一一列舉其種類，以成一聯繫之線索。誠以歐人之於學術，得其至精巧之方法學，有名數以立其基，有證據辨僞之法以定其是非黑白，因而其學者之所成就，實有震古鑠今之效。第二、就政治社會現象言之：其最易見者，曰各人之飽食暖衣；曰各人之讀書明理；曰各人之獨立自尊；曰各人責任心之發達；曰各人愛國心之強烈；曰治者與被治者從容揖讓於根本大法之中；曰戰爭時之舉國一致。吾國士大夫之赴歐美者，嘗目擊此種種而嘆爲三代盛治復見於今日，則其衷心仰止之情，可以想見矣。歐洲有此學術與政治兩方面之特長，在數十年來之吾國中，固已心摹力追而絕無異言；雖南皮張氏發爲「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說，以圖稍減西化之勢；然學術方法與政治構造爲國

民精神之表現，若此兩方已因外人之觀點而動搖，則其所謂「中學爲體」之「體」，尙有幾何乎？竊以爲文化之交流，在人類歷史中爲數見不鮮之象，其在歐洲除文藝復興以來之哲學、科學、政治與工、商之業外，其希臘文化與耶教，固歐洲亞里安人之學於外人者；惟有此希臘文化與耶教之舊基，而後近代之新思潮因以萌芽。其在吾國，除司馬談之所謂六家爲吾所固有外，佛敎經數百年之培植，迨唐、宋後，亦成爲吾國人之信仰與思想，可見每一民族中不能免於外來元素之浸潤，奚必以外來元素之採用爲缺陷乎？吾人處於今日，惟有坦白承認歐洲文化之優長，而大開心胸以招來之，俾歐洲文化之移植，成爲吾族虛弱之補劑，俾兩文化之交流，因以促進吾族新文化之興起。此乃學術上、政治上至顯之塗轍，大勢所趨誰能逆流以抗之乎？

吾國文化之未來途徑，既明白若是，所以培植而獎進之者，不離乎教育機關。三四十年来，國中大學林立，固已抱此目的而前進，今復何取清末以來既廢之書院制而重興之乎？吾應之曰：清末之書院，專以考課爲事，國家嘗以八股詩賦取士，及乎末造，改爲經義策論，則士子之所習與其在書院中之所進修者，自不離乎八股詩賦與經義策論，此爲書院之末流，非書院之初固如是也。書院之始，當溯之於胡安定之講學蘇湖，胡氏立經義治事兩齋：經義齋以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屬之；治事齋則人各一事，如治民以安生，講武以禦寇，堰水以利田，算歷以明數。時政府詔下蘇湖，取其方法，著爲令甲，而北宋書院之著者，曰白鹿洞，石鼓，應天府，嶽麓，嵩陽。其後濂溪關閩與象山等嗣興，書院又一變爲私人講學之所，伊川雖不聞自立書院，然聚徒至千百人之衆。朱子手定白鹿洞書院之教規。其在明代

，王文成之於龍岡書院、濂溪書院，顧涇陽、高景逸之於東林書院，尤爲講學論政顯著之地。下迄於粵之學海堂與吳之南菁書院，卽漢學家亦恃此爲講習與刻書之總匯，則書院制之與近千年中國學術具有不可分離之關係者如是。吾人所以重提此制而復興之者，厥有四故：昔日書院於錄取之士子，各給以餼贖，月考季考，更發獎金，因此士子之有志進取者，生活安定，得以就教名師，從容問業。今大學固已遍於國中，且偶有少數大學設爲研究生之制；然自大學畢業以至學問成熟，必經四五年之潛心思索，或埋頭著述，若於大學之上，更設書院一級，資之以膏火，庶幾大學畢業諸生，從容從事於學問，而不必汲汲於衣食之謀，亦猶歐美大學以外尚有各種研究所與學會之存在也。此書院制應復活之理由一。書院中之教授法，重在因人施教與師生問答，與大學之班級講授，迥乎不同；雖現時大學中，於最後一二年論文起草之日，未嘗無師生間之問答與論難，然亦僅以研究工作之完成爲止。以云昔日書院師生相敬，如所謂立雪程門，或對於一舉一動之注意，如象山責子弟飯次之交足者，豈現時大學所能望其項背者哉。宋元學案之記安定曰：「先生推誠教育，甄別人物，有好尙經術者，好譚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尙節義者，先生時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各對，爲可否之，或卽當時政事，俾之折衷。」凡此師生相知相愛之深，提撕警覺之嚴，乃人才所以養成而學統之所以維繫於不替也。此書院制應復活之理由二。今西方大學之所事，在發達理智，在增進智識，以云個人道德之修養，委之於宗教，於家庭，於社會風氣，初未嘗列爲大學教育目的之一；然吾國士子處社會中，關於待人接物之法與辭受取予之節，與其謂爲得之於家庭，不若謂爲得之於師友。宋、明兩朝之書院，注意於修養省察，實爲

風氣轉移之關鍵。近年國中聞顏習齋之說，好爲攻繫宋儒靜坐澄心之論；且目宋、明儒爲泥塑木雕之人；然試問習齋之所謂三德六行，何一事不出於修養、而豈習行二字之所能盡。况心之爲物，操存舍亡，近日西方學者亦已見到心力之奇偉，而創爲心理衛生一課，則吾之固有此科者，近則千年，遠在兩三千年以上，奈何棄如敝屣，而視爲不足愛惜之物乎？此書院制應復活之理由三。吾國書院與今日歐美大學絕不相同者，厥在西方大學重理智之造詣；而吾國書院則德智並重，實則側重於德。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此即二千五百年前吾國教育之方針也。北宋伊川爲學之宗旨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迄乎南宋之朱、陸，有道問學尊德性之辨，亦卽爲德智二者孰先孰後孰輕孰重之爭。良以吾國所謂「學」字，涵義至廣，有不可與西方專指智識之「學」字相提並論者。明儒許敬遠之言曰：「學之係於人者大也：天聰天明，非學不固；威儀動止，非學不端；剛柔善惡之質，非學不化；仁義禮智信之德，非學不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非學不盡；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遇，非學不達。」所謂學之範圍，如是其廣，豈得與西方之所謂「學」字同日而語乎。今日所謂學術研究，重在客觀態度以求真理，自不應以道德價值夾雜其間；至於個人修省，何嘗不可於理智之旁，兼顧德性之存養；况治社會科學之人，苟平日留意於一己之器局度量，懲忿窒慾，與夫正己正人之要道，小之一身，大之天下，必有能受其益者矣。此書院制應復活之理由四。同人等於國難期中，所以謀民族文化書院之設立者，其意義若是。

民族文化書院之名爲書院，雖與宋、明同，而其設教治學之方，自不能不大異乎昔。何也？歐洲文

藝復興以降，智識之範圍，既大擴充，學問之種類，因之以繁；德性之本源雖同，而其側重處因之以異。今日而言書院制之重興，非有一種新白鹿洞之規制不可矣。所當繼以說明者四事：一曰宗旨；二曰德性綱目；三曰治學方法；四曰研究工作。

第一、宗旨：前既言之，東西洋大學教育之異處，一重德性，一重智識：此自古昔已然，而今爲尤甚。昔孔子以志道據德依仁列於游藝之先。伊川之言曰：「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之基，不假見聞。」此明言德性不必賴乎博學多聞之知也；然在西方，希臘之蘇格拉底，已有德即智識之說，意謂智識既到，未有不合乎德者，其有不合乎德由於不知，此爲德性應假途於知識之說，正與伊川相反者也。惟此兩方見解之異，其形諸教育，在我則有重德性修養之書院；在彼則有莘莘不倦於自然公例與社會現象發明之大學與研究機關。一爲識仁定性與知行合一諸說之發見；一爲科學方面探幽索隱之成功。吾儕今日之進德，不能但記識仁定性或致知主敬之言，而自謂已盡格致誠正之能事；同時亦不必步趨西方學術機關之後，但以宇宙現象之研究爲事，而置身心問題於不顧。伸言之：重德性而輕智識，則爲科學之不發達；重智識而輕德性，終必陷於轉以智力爲戕賊同胞同種之利器。惟其然也，本書院之宗旨，既不學宋人視讀書爲玩物喪志，而以靜坐爲善學，凡關於國故與西方哲學科學原理社會科學均列諸學科之中，以爲學者研究之資，同時列舉德性綱目，以爲存養之鵠；蓋德性與智識二者，既爲人類得之自天之能，使之平均發展而同等表現於人類社會之中，乃學術上不偏不倚之善法，而惜于古今中外之未有能嚴格遵之者也。孔子之教人，道問學與尊德性並重。中庸之言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主乎德，明主

乎知，亦言乎德知之交相爲用也。惟學問之博大高明，尤見德性之純一不二；惟德性之純一不二，尤見一物不知爲儒者之大恥。因此本院根本之宗旨，曰德智交修誠明並進。

第二、德性綱目：人與人之相處，不能無感召，而真誠虛僞忠信欺詐因之以判。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之；以僞待人者，人亦以僞報之。自一身以至家庭社會與國家之中，無不應有上下左右前後同時顧到之規矩。今既爲列國競爭之世，而異乎昔日閉關時代，則朱子之所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五教，已不盡合乎現代之需要矣。緣是本書院學規中，關於德性綱目，分爲立己達人愛國三項：第一、關於立己者有三：曰誠樸；曰仁勇；曰公忠。第二、關於達人者有三：曰敬人敬事；曰胞與爲懷；曰集團紀律。第三、關於愛國者有三，曰愛護本國歷史；曰養成法治精神；曰履行國民義務。其詳細意義，另爲一文以解之。吾今所欲言者，爲德性修養之方法。宋、明時代之儒者，有約爲一二言之講學宗旨，如伊川之所謂；「致知主敬，陽明之所謂；「知行合一。」今日似不必如昔賢探索心性於精微神妙之地，而但取足於平日生活所必需之道德，其根本所在，莫要於誠。明道之言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終日乾乾，大小各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陽明之言曰：「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從咽喉著刀，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曾湘鄉之言曰：「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僞相苦，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崇拙……嗚呼！吾鄉數君子，

所以鼓舞羣倫，歷九洲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歟。」近代大儒之所以提倡於國中者，罔不推本於誠，而湘鄉舉出一拙字，尤爲吾族好以聰明自命之對症良藥。竊以爲誠之在一身：爲無自欺，爲不愧屋漏；誠之推己及人：爲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誠之在窮理方面：爲審問，慎思，明辨；誠之在制行方面：爲言忠信，行篤敬。凡來此院而有志於學者，吾人對之有第一要求，曰立誠而已。

第三、治學方法：論現代學術史上之功績高下，以吾比諸西方，惟有自嘆勿如矣。名數學之不講，使探幽索微之士無以窺見宇宙現象之總體，與夫思想之統系，卽其紀載之勤，（如二十四史）搜集之廣（如三通與其他類書）究無以達於學術本源之地，所論不免於支離破碎，所積累不免於擘績補苴；况秦火之後，儒者收拾天下遺書，尤重孔子之六經，而以古今文字之異寫，治之者求通其文字，日不暇給，自科舉之既行，上之取士，以六經語孟之書；下之所以應之者，自亦以此爲鴻寶。朱子曰：「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於記誦訓詁文辭之間。」亦言乎科舉之爲害也。因此種種，吾國所謂學術，只有求之於書本，除書本外，幾無學術之可言。吾人爲矯正已往之學風，而樹立今後之新精神計，舉學者求知應有之態度：（甲）積極方面有四：一、仰觀俯察；二、力求正確智識；三、養成協作思想；四、博通約守。（乙）消極方面：一、力戒門戶偏私；二、力戒人身攻訐；三、力戒隨俗浮沉；四、力戒勤襲。各端之詳細解釋，尙待另文爲之。今所當說明者四事：第一智識之源，出於天地之間，善爲學者，應以天地爲書本，奈端、達爾文之大發明，遵此道也。吾國學人誠欲力爭上游，應以宇宙爲底本，而參考書冊上片段之描寫，不獨對於自然現象，應抱此態度，卽對於社會問題，

亦應於自己搜集之實例與數字中，求得其所以然之故；乃至關於各事各物之記載，與其博採於書本，何若自得於觀察、譬之記苗人之書，應先與苗人生活一番，記蒙藏之書，應自去蒙藏週遊一次。凡筆之於書者，先經實地視察，或日久思索，庶可免於書本生活之弊，而得「第一手之智識。」所謂仰觀俯察者此也。第二、學者治學不能須臾離邏輯之學，如各種立言，或為宗教，或為哲學，或為自然科學，或為社會科學之分界，如名辭之定義，如證據之列舉，有此數者，則是非可否之爭，不須強辯，自皎然如水流而石出。歐人學術所以日有大進，雖異說紛呶，而終有平亭之法者，卽以此故。吾國近年亦知邏輯之重要矣，然辨析之精微，持論之謹嚴，與自創一說，自明一義，或與人論辨之能遵守邏輯規矩者，尙不多見；良以逞辭藻憑主觀之積習未除，而客觀求真之念，猶未深入於學者筆底心坎之中，所謂力求正確智識者此也。第三、學者之立說，貴出乎一己之真知，發前人所未發，乃其所以為世所重而傳久遠也。其有趨時媚世之文，自昔名曰墨卷，乃場屋中投試主所好，以弋取功名，絕不足語夫學術上之貢獻。近年國中學子之所為，大類場屋之考生，或馳騫於域外新奇之說，俯首帖耳，為之宣傳；或迎合青年所好，發為雷同附和之聲，將自己心思束之高閣，而置之於無用之地，誠不知號為學者所自負者之為何事矣。昔章實齋生乾嘉之際嘗有言曰：「君子之學，貴闢風氣，而不貴趨風氣；蓋既曰風氣，無論所主是非，皆已演成流習，而諸衆以為低昂，不復有性情之自得。」痛切哉此言！何其似為吾人今日之病而發乎！所謂力戒隨俗浮沉者此也。第四、竊人財物之為盜，攘人學說之罪正同。學術界之至寶，為各自之心思，何者屬人何者屬己，此界限最應分別清楚，然後不至以攘諸人者為己有。此在西方，名曰理智的誠

實。(Intellectual Honesty) 然人之著書，不能無依傍，無參考，無援引，讀他人書而已有所觸發，謂爲己有可也；若明明得諸他人之成書者，必註明某書某人著，某年，某版，某卷，某頁，以明其來源所自，此西方著述之通例也。然在吾國之著作界，似尙未能守此繩墨，甚至一二十大儒，且有竊人成說爲己有之舉；如戴震之水經註，攘自永樂大典，康有爲春秋三世之說，得自廖平之啓發，皆不肯註明來源而自犯盜竊之罪，其何以明人我之界，置著書立說於莊嚴之地而獎進學者創作之思想乎？所謂力戒剽襲者此也。以上四項，僅爲本院求知態度之一部，其全豹尙未盡論；然治學者之應自勉於實察，正確，誠實與自出心撰者，可以概見。今後新學術之能否開創，卽視吾人對此原則之能否遵守而已。

第四，研究工作：方今東西洋學術之範圍與種類，至廣至繁，非書院一所之地所能盡。本院現時暫分四系：第一、經學附子學；第二、史學；第三、社會科學；第四、哲學。」

(A) 經子學 治經學者，向分兩大派，一曰漢學派，主故訓，二曰宋學派，主義理。欲通二三千年以上之古籍，不離文字，故漢學家主故訓之說，自不可易；然所以通經者，求一字一句解釋之正確已焉，尤貴乎求得其精義所在，故宋學家義理云云，其根據亦至堅確而不易動搖。吾人既確認文字故訓之不可少，同時又明知所謂義理云云，起於生活全部經驗之中，不能但求之於一字一句之間。故昔賢所謂故訓明而後義理明者，以之限於一字一句之解釋，固無不可；若謂古代文化之精義，必待一切文字考訂之明確而後因以明確者，則斷乎其不然矣。漢、宋兩派之工作，一爲文字故訓，一爲義理，在今日言之，一屬於文字學，一屬於哲學，其範圍異，其對象異，故其所憑藉之方法因之而亦異。此二者之不必相非

，亦既彰彰明甚。此非苟爲調停之論，誠兩方之注意點，自不相同故也。然今後之治經，非繼承漢，宋兩派已焉，宜有推陳出新之法，所謂文字考訂。今視漢人清人已擴大大矣，所謂義理，今亦異乎宋矣，則羣經之新解新詁（文字義理兩方），今後殆將應運而生矣。目前下手處，先將兩千年來每經中之問題，一一清算，俾國人瞭然於已往經學家所爭者爲何事。同時應自各經中求得其義蘊，而後吾族立國之大智慧，乃得如日月之昭垂天壤。

治經之法，約略如下：甲、一經之研究；乙、同類各經之研究，如三傳及三禮；丙、羣經之會通研究，於諸經中推求羣經大義，古代宗教思想，吾國政制之起源及名物沿革之類；丁、各經之考訂，如全書真僞之考訂，文字之考訂，名物之考訂。

本書院尤注意者，諸經之研究，固應根據科學方法，以求正確，但不可過涉於支離滅裂，應就根本問題加以發揮，以存吾族精神所在。

子學於近二三十年中，略見發達，已經各家於專書及哲學史中，整理有緒，但其研究似偏於哲學爲多。今後應將各家之倫理觀念，法律觀念，政治思想，經濟思想，繼續發揮光大之。

(B) 史學 歷史爲一國精神與經驗之所寄，宜熟思深考，期於鑒往知來。近年國中治史學者，偏於疑古，哲學家以疑爲哲學之始，則疑古亦爲史學之始而已。近人所側重者，爲辨正，爲考訂，爲史前時代，至於春秋戰國以至秦後各代之其人其事之無可疑者，反少研究之人。如秦、漢、唐三代爲吾族發展之期，其功業之盛，最足鼓舞國難中之吾人，如宋之文章、理學、磁器、書畫，亦吾族思想上美術上之

奇觀，可爲後人觀摩之資，徒以史家不加关注，潛德爲之不彰，此非歷史研究工作上應兼籌並顧而不可忽者乎？

史學之工作，略如下方：甲、二十五史之分別研究。乙、根據二十五史及其他史料之研究，編纂一部與劍橋大學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相類之中國史。丙、歷代史家及史學家之傳記。丁、專門史；如中國民族史，佛教史，道教史，軍制史，法制史，生計史，美術史，建築史，社會發展史之研究。戊、東亞鄰國史；如印度、安南、暹羅、緬甸、日本、朝鮮及南洋開拓史之研究。己、歐美國文化史各國歷史及各國之各種專門史之研究。庚、新歷史研究法與其史學家之擴大的研究。

(C) 社會科學 吾國既與歐美各國交通，治人所治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豈僅以讀橫行文字之書或傾倒於西方學者，而自謂躊躇滿志乎？亦曰應求吾自身兩種科學之日新月異且與之並駕齊驅，此全國學者所當共抱之宏願也。自然科學不在本書院範圍之內，姑置不論。社會科學之發達，與自然科學異，每一國常有其各國獨自之彩色，如英人之治經濟學，好用抽象法，德人之治經濟學，好用歷史法，此即社會科學觀點因國而異之明證。今日吾國欲求社會科學之獨立的發展，當注意下列各點：(a) 每一種社會科學成立之經過；(b) 各學者立說所以不同之故；(c) 每一種社會科學中問題之層出不窮；(d) 每一種社會科學中各貢獻者之努力方針。吾人試考近代政治學由陸克以至賴思幾之經過，經濟學自亞當斯密以至開恩斯之經過，則知社會科學上不患吾國無自創新說之可能也。

本系中暫設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四種（歷史學已見第二系），其研究方法，在初期中，

先注重此四種科學成立之經過，各人學說，所以不同之故。各項貢獻者之努力；如德國李斯德 (Liszt) 與許馬勒 (Schmoller) 對於經濟學之努力；如北美合衆國中白琪斯 (Burgess) 對於憲法學與政治學之努力，華德 (Ward) 與吉定斯 (Giddings) 對於社會學之努力；惟從事於此等學科者，讀書多見聞廣，且根據本國環境中所生之問題，加以分析與綜合，而自解答之，何患吾國社會科學之不能獨立發展乎？

以上四種科學中所包含之專門問題，如政治學中之國際關係，經濟學中之銀行幣制各國經濟近況等等，亦爲本院所認爲應加注意而研究之事項。

(D) 哲學 從各種分門之科學，上溯於其淵源之地，則知哲學與科學原理，實爲一切學問歸宿之處。惟專攻哲學之人，乃知哲學所給予人類思想上與行動上刺激力之偉大。今後欲求吾國學術之發展，不能不瞭解西方哲學，並求吾國自身哲學之建立。其附麗哲學之各科，亦應同時研究。本系中暫設各科如下：哲學，哲學史，論理學，科學原理，科學史，宗教史（乃至現時各國科學所以發達之故，如德國自十九世紀初期科學家努力之經過）及哲學科學交界線上之學說，如進化論，如新物理學。近來吾國哲學史之整理，何一不由於受西方哲學學說之影響而來？則知哲學科學理論學各種學術之關係爲何如矣。

本書院之宗旨與工作，略如上述，更以概括之語言之；（一）發揮吾族立國之精神；（二）採取西方學術之精粹；（三）樹立吾國學術之新精神，新方向；（四）教育學子從事於學問深造與德性修養。同人念念不忘者，則民族之處於大地，必焉於智德兩方翹然自立，於國民生活方面，秩然有序，日新月異，又何患國家之不強與文化之不能獨立？而東亞主人翁之地位，舍中國其誰屬乎？張橫渠告宋代之學人曰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本書院之所志亦曰：「求德智二者之誠與真，以樹立民族精神，以闡發宇宙祕奧，因以使世界人類有安心立命之一日而已。」

民族文化書院組織大綱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民族文化書院以培育德智交修誠明並進之學風共同研討學術文化致力身心存養以期擔負文化復興之大任爲宗旨

第二條 凡大學畢業學生或具有同等學力經驗經考詢或呈驗論文審核及格者得加入本書院稱爲學友。

第三條 本書院研究年限以二年爲率得縮短或延長之其研究有相當成績並提出著述經審核及格者得發
致推薦證不發畢業證書

第二章 組織

第四條 本書院設董事會董事七人至九人第一屆董事由發起人聘定之任期三年每年改選三分之一由留任董事推選之連選得連任董事會設董事長一人由董事互推之

第五條 本書院董事會每年開會一次必要時得開臨時會其職權如左

一 審議講學方針

二 審議學規

三 籌劃基金及經費

四 審議預決算

五 推選院長

第六條 凡贊同本書院宗旨熱心輔助本書院事業者由董事會聘請為贊助人

第七條 本書院設院長一人由董事會推選之綜理全院院務

第八條 本書院設教務主任一人由院長聘任之掌理及研究講學事宜

第九條 本書院設總務主任一人由院長聘任之掌理文書庶務會計等事宜

第十條 本書院設訓導主任一人由院長聘任之掌理學友生活指導事宜

第十一條 本書院設教授副教授講師若干人由院長聘任之

第十二條 本書院各系系主任由院長就教授中聘任之

第十三條 本書院得設職員及書記等若干人由院長委派之

第三章 分系

第十四條 本書院暫設左列各系

一 經學系(附子學)

二 史學系

三 社會科學系

四 哲學系

關於學系之設置視研究情況得酌量變更之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五條 本書院設院務會議由院長教務主任各系主任總務主任訓導主任組織之以院長爲主席院長缺席

時由教務主任代理主席

第十六條 本書院設學術會議由院長教務主任各系主任教授副教授講師及全體學友組織之檢討學術上研

究之結果由院長或教務主任主席

第五章 獎學

第十七條 本書院學友每人每月酌給膏火

第十八條 本書院對於學友研究論文之優異者得致送研究獎金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九條 本大綱如有未盡事宜由院長提請董事會修正之

第二十條 本大綱經董事會通過並呈教育部備案後施行

民族文化書院學規

第一條 本書院爲實現德智交修之講學方針訂定德性修養要目如左

一 立己

子 體格鍛鍊

丑 德性存省

誠樸

仁勇

公忠

二 達人

子 敬人敬事

丑 胞與爲懷

寅 集團紀律

三 愛國

子 愛護本國歷史

丑 養成法治精神

寅 履行國民責任

本書院關於求知之態度應守下列各點

一 積極方面

子 仰觀俯察

丑 力求正確智識

寅 培養協作思想

卯 博通約守

二 消極方面

子 力戒門戶偏私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22 8860B

385113

1613727

上海图书馆藏书